

荆川先生文集

八

新平知

PDG

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記

重修宜興縣學記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從事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之備而業之精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伏其速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俎豆筐篚象勺干簫盤辟綴兆之容與其弦匏搏拊笙磬雅頌歆擊歌詠之聲盤辟綴兆其文郁如歆擊詠歌其音鏗如是耳目之所悅而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器數相

觸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上之人  
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士不自以為  
滯也故其罷之備也則自簡廉直溫劉塞恭愿至於  
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而無有粗疎傲戾之氣其  
業之精也則自虞夏商周之典章鞮譯象寄之語言  
至於射御操縵襍服之技凡可以為家國天下之用  
者能貫而通之而無有乎鹵莽生澁之習蓋其磨擇  
之久而其勢不得不至乎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  
生之所以為教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何也朝擊柝而  
聚之而課之書夕擊柝而聚之而校之大口吻利於

蠹編之誦記而思慮散於游詞之剽綴夫士者之為  
世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人情之所樂  
而况聲利之皎薰心炫目又襍然而日出以非可樂  
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之心  
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怪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  
也蓋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雩  
鼓瑟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  
悅有鼓瑟詠歌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於  
洙泗之濱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  
不能自必於其中今也無禮樂以養之有聲利以驅

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非勢之難者歟宜  
興有學舊矣歲久不葺通判泌陽焦君希程來署縣  
事斥贖金之餘凡若干兩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又立  
名宦鄉賢兩祠於櫺星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  
鄉先生之賢者而學之制於是為備既訖工教諭張  
君某訓導某君率其學之弟子來請記嗚呼禮樂以  
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  
流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而傳則古之道固  
未嘗不在也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士生於今不  
可以已矣雖然其誦書也務於約而不汨於百家傳

註之煩其綴文也盡乎已而不牽於時俗好醜之說  
則今之法固不能為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  
在而今之所謂非可樂者不能為累則亦可以無用  
於速而去之矣宜興溪溪而谷窈石峭而泉冽自古  
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蓋隱然有舞雩沂水之風  
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綉之所不衡大賈重裝之所不  
輳故其俗鮮見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點也之樂而  
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噫嘻諸君子其務求古  
人之所可樂以自足於其間以修其器與其業而無  
急急於務去其學也哉

重修涇縣儒學記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  
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為庠序之師至於閭  
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于上而  
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  
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  
校猶在不過粉飾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  
以誇於諸侯賓客為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  
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詡詡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  
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

私相與教授于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  
觀於洙泗之濱訢訢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  
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  
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  
職沒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  
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澤傳易授詩紛然  
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  
聽縉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祇以爲太平之  
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琅瑯  
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

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  
庠序而師道為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  
山澤而師道為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  
繫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蠻貊海徼莫不有學生徒  
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  
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俾所  
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驚文詞  
之博而祇以為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祇以  
成詭激矯誣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  
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干岩居燕處之間先

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為虛器而  
師弟子為私名論世者亦太息于斯為涇于寧國為  
屬邑而學宮圯壞不葺午山馮公為提學嘗欲新之  
未克也而再為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葉令祥率  
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  
董其役于主簿某而視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維揚  
曹鸞于是戟門辟池筍簾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  
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挹其象者  
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天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  
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於為師又非

徒以其位爲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于修身治心而深病乎佔俾聲利之爲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泮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噓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於閭閻族師涇爲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

于庠序者涇之學始又豈不盛欤于是午山公使學  
官維揚與諸生張鑽來請記余樂為之記以告于多  
士而勗其成云午山公名天馭字應房蘄人修學始  
嘉靖某年某月成于某月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蓋以為  
鱗虫之靈者耳其祀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  
下大水之濱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論大河之治  
以為不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  
竊以為未盡也夫天地無為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

者莫不各致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  
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制為  
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群  
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  
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  
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  
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  
為之禋為之社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焉  
者何為也其蜡也先農先嗇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  
迎猫迎虎而昆虫亦登焉者何為也惟天地之生成

百穀雖一猫虎鼠虫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間而無遺利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為甚大人欲報天地之功而無由則雖猫虎之效一能於天地者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為甚溪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猫虎未嘗無功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乎祀猫祀虎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為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

以為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嚮之死則為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顓顓於一社長一邑令之為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豢龍氏豢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耶所謂豢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者遂以豢龍為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為龍矣古今大水凡

四而河與江為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為安流  
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効其靈也亦不  
可謂無瓜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  
不知所始歲久圯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為揚  
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某  
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為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  
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說而  
以為非經之祀也為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  
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為語怪也

重修解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侯之烈自縉紳先生  
與小孺子皆能道之赫赫若目前事其廟侯而尸祝  
之者自都會以至一井一聚且徧天下而解人之慕  
侯尤深烝嘗伏臘尤虔以勤者以侯之為其鄉人也  
解人之廟侯也久矣而為樓以棲樂者則始於國朝  
弘治時其扁曰開顏而樓蔽東西南三面若張幄然  
其南樓撤於正德間東西兩樓亦久且壞鄉人某某  
等復醵金葺之又樹坊其南以承樓之缺而侯之居  
益崇且嚴矣侯以死事於法得祀又侯故為將軍封  
列侯漢制列侯將軍得賜鈇歌鼓吹其沒而葬也得